

# 周明山被骗一事传遍金陵城

6

畅销小说



薛冰 著  
陕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小说从陷于地产纠纷的乔家大院起笔,撕开旧城改造重重帷幕的一角,揭示了儒雅精致的文化金陵无奈伤逝的复杂过程。文物存毁、古玩陷阱、民国逸事、预测学泛滥、盗版书操作等社会热点,无不信手拈来,妥帖融入人物命运之中。

本报选载小说其中一段,重点讲述过去发生在乔家大院里的那些故事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周明山得到乔二少相助,定下了诱出朱三的计策……

周明山心中残存的疑虑一扫而空,忙说:“周某明白,只是太搅扰二爷!”

“事不宜迟,在下就失礼了。”乔世钟说罢,便把手中茶杯,用力砸到地上,只听一声脆响,早已四分五裂。乔吉听到响动,忙推开门探头探脑,乔世钟已拂袖而出,吩咐道:“把这人赶出去!真是岂有此理!”径自下楼去了。

乔吉忙进房来,请周明山出门。周明山端坐不动,拍桌骂道:“你这奴才,也仗势欺人!”楼下茶房家丁已经上来了几个,不由分说,把周明山架了,拉扯下楼,直推出乔家花园,随手就关起了大门。周明山哪肯就走,捺了半截烂砖,在那油亮的黑漆门板上,砸出一片麻点来。几个家丁也不肯示弱,复开门出来,手中都提了棍棒。旁边看热闹的人,就劝周明山好汉不吃眼前亏,有理何不上衙门说。周明山这才嘴里不清不白地咕嘟着,恨恨而去。

评事街西的南市楼,是前明洪武年间流传下来的老字号。昔年明太祖定鼎金陵,建造江东楼、鹤鸣楼、醉仙楼、集贤楼、乐民楼、南市楼、北市楼、轻烟楼、翠柳楼、梅妍楼、澹粉楼、讴歌楼、鼓腹楼、来宾楼、重译楼、叫佛楼,因时人有“花月春风十六楼”之誉,后世遂以其系风月场所,实则皆是官家所设旅舍,以接待四方宾客,繁荣京都南市。明都北迁之后,十六楼渐次荒芜,只南市楼地处水西门、三山街通衢闹市之间,而得硕果仅存,依然楼下做饭店,楼上住旅客。

周明山回到南市楼,正是午饭时,楼下店堂里高朋满座,伙计往来穿梭。他也不与别人搭话,目不斜视,径自进了后院,上楼回房。张魁

眼尖,跟过来,问他用没用中饭。他便让张魁烫一壶黄酒到他房里,又要了半只烧鹅、一碟油炸花生米、一碗麻辣臭豆腐,一个人关在房里自斟自酌。张魁是老于世故的机灵人,周明山在这南市楼住过几回了,从未这样独自喝闷酒,不禁心下疑惑,遂借着送茶添水,几次进房探望,先是见周明山喝得满脸通红,依然闷声不语,看上去似已有几分醉意;稍后见周明山和衣倒在床上,已然睡熟,猜想他必是在外遭了什么不痛快,喝点酒,大约已缓过来。他也就轻手轻脚给客人搭上条被子,看桌上杯盘狼藉,酒也喝得差不多了。他就给收拾清爽,又换上壶新茶,待客人醒了解渴。

实则周明山哪里睡得着,只哄得张魁出门,便睁了眼,呆瞪着房梁想心思。说是想心思,实则是跑野马,东奔西突,才有些囫圇意思,即被踏得粉碎。秋深日短,眼见得房中渐暗,知是暮色初降,看窗外人家炊烟袅袅,遂悄悄起身,银钱账册自是随身带着,他却又留了个心眼,将几件换洗衣物故意整整齐齐叠放在床头,大大方方离了南市楼。其时楼下正忙着开晚饭,人杂声乱,张魁眼里虽溜到他,只当他另有约会,一时也无暇多问。

周明山出得门来,快步连穿几条小巷,确信无人尾随,这才折转身,直奔北门桥而去。到了饮乐园西头的半间房,隔着门缝,果见房中一灯亮着。他四顾无人,遂上前轻敲三下,门扇打开,乔二少也不言语,一把将他拉入房内,随手便又掩上了房门。

周明山张眼打量,这半间房狭而且长,沿墙杂乱放着的,都是花匠用具,花锄锹铲,水桶扁担,另有几捆粗细竹竿,却不见一人,想是被乔二少支开了,走到深处才看见那扇通园内的小门。他随乔二少进得园里,去了

他的书房,路上竟没遇见一个人。

进了书房,乔二少请周先生坐下,抱歉道:“这两日要委屈周先生,睡觉吃饭都将就在这房里。地方是逼仄点,好处是不招闲人。”周明山说:“不招闲人就好,只是太麻烦二爷了!”乔二少便出去吩咐丫环上茶。两人吃着茶,丫环已铺好桌布,摆出四个冷碟,是盐水鸭、糟鱼、拌苦瓜、秋油笋丝,外加一小壶绍兴的状元红,已经烫热了。

周明山本是上得台盘的人,到了这个地步,不能再显得自己小气。他看书房中的陈设,已明白乔二少在这古董鉴赏上,恐怕不是一般的热衷,只要解决了眼前的问题,日后自己不愁没有补报的机会,遂一切顺其自然。乔家的菜肴,精细雅洁,又是一番风味,即那盐水鸭,号称金陵名饌,周明山吃过多次,可这一回的鲜、香、脆、嫩,远非他处可比。主菜是二荤一素一汤,一碗萝卜丝煨鱼翅,一盘栗子炒鸡,一碟鸡毛菜,砂锅炖出的蘑菇虾圆汤。乔家上下都喝绍兴酒,也是一节佳话。当年乔家鸡鹅巷老宅,紧邻就是家小酒馆,所卖绍兴酒最为正宗,香气馥郁,浸润四邻。天长日久,两位进士公都爱上了绍兴酒的端正醇厚,说它如清官廉吏,掺不得一毫假,又如名士曹英,越陈越有味,从此成为家风。乔二少晓得周明山今日里几经折腾,身心俱疲,故而只让他吃菜,并不多劝酒,席间还说了一个笑话,道是金陵城中某大佬,家厨技艺不济,却酷爱设宴请客,席间硬摊强塞,迫人多食,不吃就是看不起朋友。一客忽离席下跪,对主人说:“在下与先生既谊属好友,今有一事相求,请先生一定答应,否则在下就不起来了。”主人惊问有何要事,客人说:“今后先

生设宴,万万不要再相招。”

周明山也不禁开怀一笑。

吃罢饭,乔二少吩咐丫环送热水来,让周先生好洗漱了早点安歇,自己便告辞了。

且说那南市楼中,当晚张魁于忙乱间溜眼看见周明山出门,就没见他再进门,晚上送洗脚水,周明山房里还是空着的。直到关门,仍不见周明山回来,张魁便有些不放心,去那房里查看,床头还有一叠衣裳,想是在哪里有事耽搁了也未可知。及至次日早上,茶客盈门,周明山依然踪影全无,张魁不禁有些心慌,上柜查算,周明山连住带吃又请客,十余日里已欠下三两多银子。他赶紧报与掌柜知晓。

掌柜初时还有些不信,说这周客人在此居住不止一回,历来信实,不应有事。然而这南市楼自前朝洪武年间建成,就是个三江五湖官绅客商聚散之地,信息极其灵通,北地京师,南疆闽粤,但有大事,不出三五日就会传到,何况这金陵城中的新鲜。早有那嘴尖的客人,一面吃早茶,一面就拿京师海王村周明山昨日在乔家花园饮水楼中,被人骗去一大笔银子,又被家丁乱棍赶出的故事,绘声绘色地演说起来。张魁恍然大悟,怪不得周明山昨天午后一个人喝了半天的闷酒,想是竟趁黑夜逃走了。掌柜不免抱怨张魁耳目不灵。张魁担心掌柜要他赔周明山的欠款,自然不肯承认失职,强嘴说客人还有衣物留在店中,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掌柜跟他上楼,去周明山住的房里察看,床头是有几件干净衣裳不错,却不值钱。两下里不免争执起来。

遂有那看热闹的人,又把南市楼周明山赖账夜逃这一节故事,作为昨日饮水楼故事的下篇,全城传布开去。

# 谁革了元朝的命

5

金融天下



陈雨露 杨栋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,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,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。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?五千年历史长卷中,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,便会被金钱反噬。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,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,所谓数字时代的“0”与“1”不过是在得失金钱之间徘徊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南宋时期,因为战事,朝廷不停地增发纸币,导致通货膨胀,民不聊生,终于亡国。

元立朝较短,人主中原前一直以银作为货币,当时的银锭又称“元宝”,元宝的“元”字即代指元朝。1263年,忽必烈建平准库,平抑中统钞与金银的兑换比率,从职能上看,这个平准库颇类似于今天的中央银行。

忽必烈灭阿里不哥、统一南宋,干了很多大事,也花了很多钱,立朝之后更急需用钱。于是,即以纸钞替代银锭,忽必烈的思路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,这样花钱比较方便。贯彻忽必烈思路的人,是几位理财师。

第一个出场的理财师,叫阿合马。阿合马,生辰不详,如何进仕不详,《元史》对他的记录是“回回人也,不知其所由进”。

阿合马的理财方式非常简单,一句话就可以概括:无论用多少银子,领导给个数,他就照印。1275年前,中统钞每年最高发行量不过11万锭(银子50两为一锭),1276年以后为140万锭,到1282年阿合马被杀时已经发行了680万锭。

公平地说,1276年忽必烈对南宋用兵,军费开支骤然大增,阿合马也是没办法,发钞票是难免的。问题是1279年灭掉南宋后,对南宋会子、交子的处理,阿合马太不厚道。忽必烈开始的想法是“江南交会不行,必致小民失所”,原意是想保持江南货币。阿合马却出了一个馊主意,以中统钞兑换江南交子,面值50锭银子的交子兑1锭中统钞,交钞不得兑换金银。而且,在江南巧立名目征税,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“丧葬税”就是阿合马的杰作。

这摆明是抢劫,反正南宋遗民被元朝定位“南人”,在元朝四等人中排名最末。就是抢了,又能如何?

忽必烈在称帝后曾在排汉和崇蒙间犹疑,从重用阿合马来看,他最终选择了崇蒙。不过他很聪明,把汉族官员的仇恨转嫁给了阿合马。因为

阿合马不是蒙古人,是回族人,仇恨不至于全部集中到蒙古贵族身上。阿合马就这样被推上了前台,《元史》中不断指责阿合马,其实阿合马所做的并不比他的上级忽必烈更过分,只不过他在前台,表演更为刺目罢了。与其他权奸的结局相似,阿合马后来被黑掉了,方式是暗杀。

第二任理财师阿隆重登场,卢世荣。卢世荣是一个低级官吏,江西茶叶专卖局(江西榷茶运使)局长,据说颇能理财。卢世荣确实太有才了,可惜,他生在元代。卢世荣的主要想法归结起来有两条:第一,准许民间金银自由交易、恢复平准库、恢复铜钱;第二,以财政收入为准发行纸钞,利用税收劝课农桑,以商制牧。

卢世荣应该是站在朝廷立场上说话,没有考虑蒙古和汉臣的纷争,也就是想从贵族身上揩油。无论蒙臣、汉臣,这帮当权者岂是好忽悠的?在蒙汉双方攻击下,仅三个月,卢世荣就被罢官。

卢氏理财方案被否决了,第三位理财专家闪亮登场,桑哥。

桑哥的办法是发行“至元宝钞”兑换中统钞,比率1比5,同时,规定市面上的东西不准涨价。估计桑哥的原意是以至元钞兑中统钞,最终恢复纸钞信誉,为展示自己的决心,他甚至于1289年(至元25年)毁掉了中统钞钞版。

无论决心如何大,只要皇帝用钱,桑哥就得给。皇帝花钱又大手大脚,除了跟人动武,还经常赏赐臣下,一赏就是几十万锭。桑哥只好拿出阿合马的老手艺,增发。在汉臣又一轮攻击下,1291年桑哥败下阵来,被抄家灭门,是三位理财师中结局最惨的一个。

1295年,忽必烈的孙子铁穆耳登基。铁穆耳是一个守诚之主,一生都在蒙汉之间拿着铁锹和稀泥,他干得最多的活儿,就是不停地给双方封官:封汉臣为文官,封蒙古人为武官。财政

则仍握在回族人手里,当然还是烂成一锅粥,实在没什么可夸耀的。

1307年,元武宗被众人拥上了历史舞台,元武宗蒙古名叫孛儿只斤,汉名叫海山,蒙古名字太拗口,就叫他海山吧。海山继位,史籍记载此时已是“帑藏空竭”。1309年,此时至元钞已虚发1千万锭以上,严重贬值,实在流通不下去了。

1311年,海山薨,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,为元仁宗。仁宗即位后革新政治,颇为振作,他最大的功绩是恢复科举,崇尚汉学。不过,蒙古贵族实在没什么文化,反正以前什么都不知道,儒、释、道都是好东西,照单全收,“三教合一”的社会理想就此提出。

但在币制上,仁宗就不合格了。仁宗禁铜币、禁金银民间交易,重铸至元钞版,这些都不是仁宗错误的地方。仁宗最大的错误是太急了,甚至连钞版都没做好就开始印刷钞票。昏钞和伪钞开始泛滥,昏钞就是印刷不清楚或者损坏的钞票,本来昏钞可以到官库倒换,但是很多官吏希望靠此谋利,昏钞根本换不出去。伪钞就是假钞,元朝钞版用铜,很容易伪造,他所用的钞版竟然是木头,伪造更容易,最后伪钞数量很有可能已经超过真钞数量。

尽管如此,海山和仁宗统治的9年,仍然是能跟诸代明君相比的9年。1320年,仁宗薨,此时距离朱元璋出世仅剩8年时间,元朝的日子已经不多多了。

仁宗之后,又经过几代帝王角逐。1345年,元顺帝妥口帖睦尔得到了一个噩耗:黄河决口了。1345年、1346年、1348年黄河三次决口,最终改道。

作为皇帝,总不能看着黄河泛滥,淹死了还好,淹不死就会成为流民,那才麻烦。反正要饿死了,干脆就抢,抢富户,抢官府。总之,有什么抢什么,一般来说,大规模流民是朝代灭亡的开始,也为农民起义准备了充足的兵员。

妥口帖睦尔对元朝人民发出了号召:一定要根治黄河!1351年,朝廷派工部尚书贾鲁以总督河防,具体工作,就是把黄河弄回老河道里去。这可是大工程:仅役徒就15万人,还有2万士兵帮忙。17万人,要吃、要喝、要住,修河是要钱的,而元朝税制是出名的烂泥,根本没钱。

妥口帖睦尔想解决经费问题,方法是改行钞制。黄河工程动工当年发“中统交钞”,说白了就是以新钞兑老钞,以少兑多,同时铸“至正之宝”铜币。铜币第三次出现在元朝历史中,不过妥口帖睦尔实在不该同时印一堆中统交钞,两种货币同时流通,铜钱会被人们放到橱子里,留下一堆没用的废纸。而且“中统交钞”的发行量实在难以恭维,这里没有列出印钞数量,因为各种史料出入实在太大,不过物价上涨的记录却比较一致:总的来说,1351—1355年大都粮食价格上涨应该没超过1000倍。

役徒大概根本吃不饱,于是工地上开始流传一句话——“石人一只眼,挑动黄河天下反。”

1351年,有人在河道中挖出一个独目石人(是不是有人自己埋进去的,无从可考)。借此机会,张士诚、刘福通、徐寿辉一干人在工地上拉起了红巾军,挑动黄河天下反!很快,张士诚占江浙,此地钱粮收入占朝廷的40%;刘福通占河南,此地钱粮收入占朝廷的20%……元朝已经岌岌可危。

此时,中统交钞只能在都城大都附近流通,货币抢劫能力已经很有限。大都百姓不是白痴,很快,都城民间罢纸钞,开始以货易货,实物货币再次出现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。1357年,大都再设便民库,换发昏钞,竟然没有人光临,元朝彻底崩溃了。

1368年朱元璋称帝,同年妥口帖睦尔逃奔上都(今和林),亡国。